



史通通釋卷十

南杼秋浦起龍二田釋

吳縣張玉穀陰嘉

沙縣劉元典體正參釋

同里華南枝居敬

內篇

雜述

第三十四。雜述。謂史流之雜著。

在昔

舊作昔在

三墳五典春秋禱祀

皆當作

上代帝王之書中

古諸侯之記

行諸歷代以為格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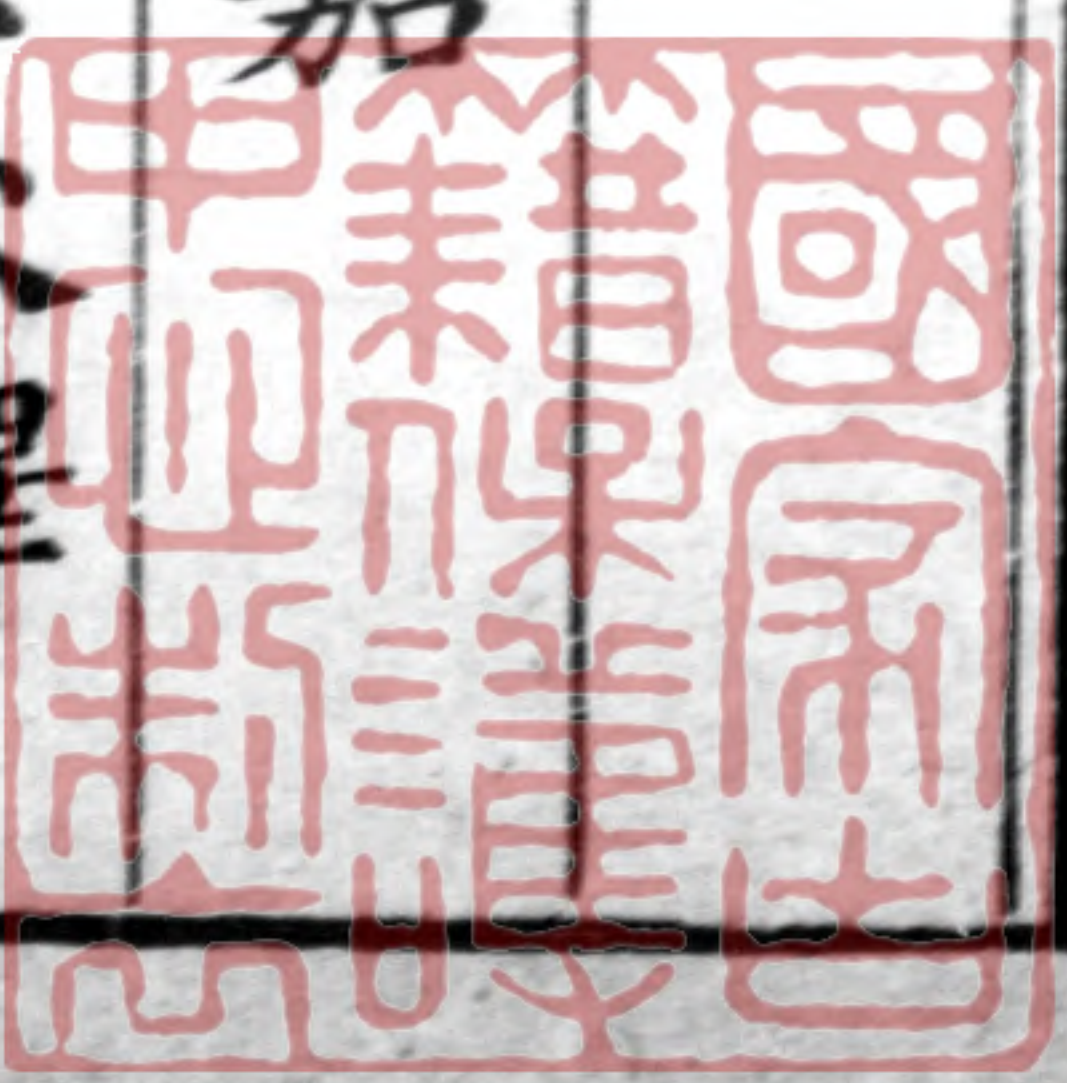
釋篇首所列皆謂紀載

正書用以托起雜述

其餘外傳

則神農嘗藥厥有本草夏禹敷土實著山經世

此篇詳核而
精審



本辨姓著自周室家語載言傳諸孔氏是知偏記小說自成一家而能與正史參行其所由來尚矣釋標出雜述家數開自此類

爰及近古斯道漸煩史氏流別殊途並鶩釋落列者權

而為論其流有十焉一曰偏紀一作記二曰小錄三曰逸

事四曰瑣言五曰郡書六曰家史七曰別傳八曰雜記九

曰地里書十曰都邑簿釋先釐別其門類夫皇王受命有始有卒

作者著述詳略難均有權記當時不終一代若陸賈楚漢

春秋樂資山陽一有公字一以偶句從刪載記王韶本名韶之晉安陸當作

紀姚最舊脫梁昭舊脫後略此之謂偏紀者也釋此謂短

但記近事而非全史普天率土人物弘多求其行事罕能周悉則有

獨舉所知編為短部若戴逵竹林名士王粲漢末英雄蕭

世誠懷舊志盧子行知已傳此之謂小錄者也釋此謂私志之書

各錄知交而非正史國史之任記事記言視聽不該必有遺逸於是

好奇之士補其所亡若和嶠汲冢紀年葛洪西京雜記顧

協瓌語謝綽拾遺此之謂逸事者也釋此謂掇拾之書可補史遺用資參考

街談巷議時有可觀小說卮言猶賢於已故好事君子無

所棄諸若劉義慶世說裴榮期語林孔思尚語錄陽玠松

或作松玠談藪此之謂瑣言者也釋此謂諧噱之書略汝穎奇

士江漢英靈人物所生載光郡國故鄉人學者編而記之

若圈稱陳留耆舊周斐一作裴汝南先賢陳壽益都耆舊虞

預會稽典錄此之謂郡書者也釋此謂鄉邦舊德之書視史家為錄高門

華胄奕世載德才子承家思顯父母由是紀其先烈貽厥

後來若揚雄家諫殷敬世傳孫氏譜記陸宗系歷此之謂

家史者也釋此謂門胄先烈之書比史體為炫賢士貞女類聚區分雖百

行殊途而同歸於善則有取其所好各為之錄若劉向列

女梁鴻逸民二字恐誤當云高士趙采忠臣徐廣孝子此之謂別傳

者也釋此謂甄錄貞範之書能補前史缺遺乃貴陰陽為炭造化為工流形賦

象於何不育求其怪物有廣異聞若祖台本名台之志怪干寶

搜神劉義慶幽明劉敬叔異苑此之謂雜記者也釋此謂搜採

怪異之書足當外史勸誡乃佳九州土宇萬國山川物產殊異風化異俗

如各志其本國足以明此一方若盛弘之荊州記常璩華

陽國志辛氏三秦羅含湘中此之謂地里書者也釋此兼風土

人物言其書亦史志地俗一類帝王桑梓列聖遺塵經始之制不恒厥所

苟能書其軌則可以龜鏡將來若潘岳關中陸機洛陽三

輔黃圖建康宮殿此之謂都邑簿者也釋此指帝京規制言其書亦史志

都城一流已上十條書四大抵偏紀小錄之書皆記即

日當時之事求諸國史最為實錄然皆言多鄙朴事罕圓備終不能成其不刊永播來葉徒為後生作者削藁之資

焉釋自此以下論其得失。首二條合論詞似逸事者皆棄而實取切見親知之作足供史底也。

前史所遺後人所記求諸異說為益實多及妄者為之則

苟載傳聞而無銓擇由是真偽不別是非相亂如郭子橫

之洞冥王子年之拾遺全構虛辭用驚愚俗此其為弊之

甚者也釋第三條之得失奇瑣言者多載當時辨對流俗者易誕故著此戒。

嘲謔俾夫樞機者藉為舌端談話者將為口實及蔽者為

之則有詆訐相戲施諸祖宗褻狎鄙言出自牀第莫不昇

之紀錄用為雅言固以無益風規有傷名教者矣釋第四條之

得失此條所戒宜用書紳郡書者矜其鄉賢羨其邦族施於本國頗得

流行置於他方罕聞愛異其有如常璩之詳審劉昫或作炳

之該博而能傳諸不朽見羨來裔者蓋無幾焉釋第五條

鄉賢升送年增歲益闕此為之起疑家史者事惟三族言止一門正可行於

室家難以播於邦國且箕裘不隋則其錄猶一作存苟薪

構已亡則斯文亦喪者矣釋第六條之得失世別傳者不

出胸臆非由機杼徒以博採前史聚而成書其有足以新

言加之別說者蓋不過十一而已如寡聞末學之流則深

惟神仙之道
三句通鄙

志書
古已

所嘉尚至於探幽索隱之士則無所取材釋第七條之得

補闕遺乃雜記者若論神仙之道則服食鍊或作氣可以

益壽延年語魑魅之途則福善禍淫可以懲惡勸善斯則

可矣及謬者為之則苟談怪異務述妖邪求諸弘益其義

無取釋第八條之得失前注言地里書者若朱贛所採浹

於九州闕駟所書殫於四國斯則言皆雅正事無偏黨者

矣其有異於此者則人自以為樂土家自以為名都競羨

所居談過其實又城池舊跡山水得名皆傳諸委巷用為

故實鄙哉釋第九條之得失土名俚都邑簿者如宮闕一作

闡陵廟街廛郭邑辨其規模明其制度斯則可矣及愚者

為之則煩而且濫博而無限一有故字或作論榱棟則尺

寸皆書記草木則根株必數務求詳審持此為能一論遂

使學者觀之矜亂而難紀也釋第十條之得失宮闕尺於

是考茲十品徵彼百家則史之雜名其流盡於此矣至於

其間得失紛糅善惡相兼既難為覩縷故粗陳梗槩且同

自鄣無足譏焉釋此節總結十品括出史字作眼雖諸書

數者括又案子之將史本為二說然一脫如呂氏淮南玄

晏抱朴凡此諸子多以叙事為宗舉而論之抑亦史之雜

玉屑滿筐
論衡之文

也但以名目有異不復編於此科釋

此又就子家者流剔出近史者以該之

蓋語曰衆

一作聚

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歷觀自古作者著

述多矣雖復門千戶萬波委雲集而言皆瑣碎事必蕪殘

固難以接光塵於五傳並輝烈於三史古人以比玉屑滿

篋良有旨哉釋

至此統攝全篇然則作然

先用葛藟之言明王

一作主

必擇葑菲之體詩人不棄故學者有

當作欲

博聞舊事

多識其

恐當作奇

物若不窺別錄不討異書專治周孔之章句

直守遷固之紀傳亦何能自致於此乎且夫子有云多聞

擇其善者而從之知之次也苟如是則書有非聖言多不

經學者博聞蓋在擇之而已釋

以揚筆收而歸結到擇字本諸太史擇言尤雅之擇

最是讀古隄防

按從上三十三篇論正史者備矣至是乃旁羅雜乘洪

纖靡遺莊諧殫錄可謂具體鼓吹者乎於正史則嚴核

之不嫌於孤於雜乘則廣收之必贏其類可知子元是

書盡意洗伐特欲令著作之庭淨無塵點耳非教天下

謾弃羣言也。核羣史道用猛矣而如彼上篇卒以持

平者愜物情收雜述道用寬矣而就中分論仍以祛猥

者開文紀猛以濟寬寬以濟猛其諸公孫僑之為政北

宮文子所謂有禮者乎。其流十其舉似者四十流別雖多不離史屬蹟而不亂也舉似似煩而約約且取小冊見收大者可知也約而盡也

神農本草 宋艾晟本草序神農舊經止於三卷藥數百種梁陶隱居因而倍之唐于志寧傳帝問本

草別錄 對曰班固惟記黃帝內外經不載本草至齊七錄乃稱之世謂神農氏嘗藥以拯含氣而黃帝以前文

字不傳 至桐雷乃載篇冊然所載郡縣多在漢時疑張仲景華陀竄記其別錄者魏晉以來吳普李當之所記

其言華葉形色附經為 說故弘景合而錄之

夏禹山經 胡渭禹貢錐指山海經十三篇劉歆以為山於唐虞之際列子曰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

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然其間可疑甚多顏之推曰禹益所記而有長沙零陵諸暨後人所彘也尤表曰此先

秦之書非禹伯翳作二說允當

世本辨姓 漢藝文志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記黃帝以來訖春秋時諸侯大夫系謚名號

偏紀四種 陸賈楚漢春秋九卷見春秋家山陽載記隋經籍志樂資撰十卷按山陽公謂漢獻帝

禪魏降封 晉安帝紀使續後事訖義熙九年善叙事按帝陽秋除著作佐郎使續後事訖義熙九年善叙事按

乃隋之武臣 此以陽秋也舊作安陸誤又按北史有王韶

最撰十卷 按隋志無昭字

字新舊唐志 並有昭字

小錄四種 竹林七賢論二卷晉太子中庶子戴逵撰唐志亦作七賢論漢末英雄

記隋志 王粲撰殘缺蕭世誠懷舊志隋唐志梁元帝撰九卷按世誠元帝字也諱繹見覈才篇盧子行知

已傳 隋唐志盧思道撰

逸事四種 和嶠汲冢紀年 按紀年見春秋家皆簡編科

詔和嶠等以隸字寫之 西京雜記新舊唐志葛洪撰

二卷按伯厚紀聞謂是吳均及蕭賁依託顧協璵語

隋志一卷梁金紫光祿大夫顧協撰謝綽拾

遺見書志五行章又書事篇言謝拾沈遺即此

瑣言四種 劉義慶世說見尚書家裴榮期語林見書

尚語錄新舊唐志作齊語錄十卷亦見書志五行章

陽玠松談藪書錄解題北齊秘書省正字北平陽玠松

撰事綜南北八朝 郡書四種 陳留者舊傳隋志漢議郎圈稱撰二卷

志斐作裴益都者舊傳隋志陳壽撰十 家史四種 揚雄家譜漢書揚雄傳即採此為之其說詳

序傳篇 殷敬世傳唐志作殷氏家傳三卷

陸敬撰孫氏譜記唐志十五卷無撰人名

別傳四種 劉向列女傳曾鞏序劉向所序凡八篇隋志

書復為八篇 梁鴻逸民後漢書本傳鴻仰慕前世高

士為四皓以下二十人作頌按鴻所撰即此不當云

逸民或因鴻在逸民傳中有注字向旁者傳寫誤耶

趙采忠臣傳按隋唐志忠臣傳但有梁元帝撰趙采無

攷徐廣孝子傳新 舊唐志徐廣撰三卷

雜記四種 祖台之志怪隋志二卷新舊唐志作四卷晉

神記隋志十卷 劉敬叔異苑隋志宋給事劉敬叔撰十卷

地理書四種 盛弘之荆州記隋志宋臨川王侍郎盛弘

三秦按後漢李膺傳章懷注引之以證登龍門語其書

且未亡而史志皆闕卷帙無考 羅含湘中文獻經籍

史通通釋卷一雜述

內

考湘中山水記三卷晉末陽羅含君章撰范陽盧拯注其書頗及隋唐以後事則後人附益也又按地理與郡書略有辨郡書主人物地理主風土但其中華陽志似闕入

都邑簿四種潘岳關中記隋唐志一卷潘岳撰宋中興

陽記隋唐志一卷建康宮殿無攷又按都邑簿志規制也更與郡書

地理有辨

洞冥拾遺東漢郭憲洞冥序武帝明俊特達之主東方

與昭然顯著今籍舊史不載者撰洞冥記四卷子橫憲

字也梁蕭綺拾遺記序拾遺記者晉隴西王嘉字子

劉昫撰有燉煌實錄十卷涼書十卷其詳論贊正史點煩三篇

朱贛闕駟朱贛按隋志地理書陸澄合山海經已來一

地記增多陸本八十四家亦多零失見存四十二家又任昉

考其所列見存書皆無朱贛撰九州書各豈在零失中

耶前辛氏三秦當亦然北史闕駟燉煌人字玄陰樂

安王丕引為從事中郎撰十州志唐志十州志十卷

辨職第三十五職一作識誤

夫設官分職佇績課能欲使上無虛授稱一作下無虛受其

難矣我昔漢文帝幸諸將營而目周亞夫為真將軍嗟乎

必於史職求真若真二字或作求其斯乃特一無為難遇

者矣釋泛從課職意刷史之為務厥途有三焉何則彰善

貶惡不避強禦若晉之董狐齊之南史此其上也秉直編

自唐以後此例
不能改矣在領
局者調劑得
宜任用有過
猶可故契
大半也

語雜恢諧
尚未傷雅勝
予後幅
以

次勒成鬱為不朽若魯之正明漢之子長此其次也冊者

高才博學名重一時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徒多

者苟三者並闕復何為者哉釋以三層實其難若是則道

領矣全籠起議。已下將昔魯叟之修春秋也不藉三桓

之勢漢臣之著史記也無假七貴之權而近古每有撰述

必以大臣居首釋此下論領局之弊案晉起居注載康帝

詔盛稱著述任重理藉親賢或誤遂以武陵王領秘書監

尋武陵才非河獻河間獻王識異淮南而輒以彼藩翰董斯邦

籍求諸稱職無聞焉爾釋此推設領之始即就既而齊撰

禮書舊作和士開總知唐修本草徐世績監統夫使辟陽

長信影和指搗馬鄭舊作南董亦因之前周勃張飛影徐

彈壓桐雷之右斯亦怪矣釋夫監領可笑不切定國史

為言但指出所領非人以見例觀其夾說本草可知所舉

士開總領原用監禮本文正以蹴起下句監史尤難耳何

人改易強大抵監史為難斯乃尤之尤一少之者若使自

若南史才若馬遷精勤一作不懈若揚子雲諳識故事若

應仲遠兼斯具羨督彼羣才使夫一無載言記事藉為模

楷擲管操觚歸其儀一作的斯則可矣釋筆情轉動但今

之從政則不然凡居斯職者必思幸貴臣凡庸賤品飽食

史通通釋卷一 辨職

內

安步坐嘯畫諾若斯而已矣釋正寫官貴無文虛糜高踞之狀夫人既不

知善之為善則亦不知惡之為惡故凡所引進皆非其才

或以勢利見升或以干祈取一作致擢遂使當官效用江左

以不樂為謠拜職辨名洛中以不閑為說言之可為大噱

一作笑可為長歎也釋至此透後一層言惟領局寡識遂致

矣領局之弊曾試論之世之從仕者若使之為將也而才

無韜略使之為吏也而術靡循良使之屬文也而匪閑於

辭賦使之講學也而不習於經典斯則負乘致寇悔矣旋

及雖五尺童兒猶知調笑者矣釋入此一喻作上下轉唯

樞領局居局俱含

夫修史者則不然或當官卒歲竟無刊述而人莫之省一作

知也或輒不自揆輕弄筆端而人莫之見也兩人字仍由

斯而言彼史曹者崇局峻宇深附九重雖地處禁中而人

同方外可以養拙可以藏愚繡衣直指所不能繩強項申

威所不能及斯固素餐一作食之窟宅尸祿之淵藪也凡有

國有家者何事於斯職哉釋此層蒙領局者却入居局纂

修者言領局之設杜散佚也遂緣清禁開置史曹馴致曠

勤同匿流為偷閑與窟矣昔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

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又語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觀

歷代之置史臣有同嬉戲而竟不廢其職者蓋存夫愛禮

恠彼典刑者乎釋就虛循故事昔正明之修傳也以避時

難子長之立記也藏於名山班固之成書也出自家庭陳

壽之草一作志也創於私室然則古來賢雋立言垂後何

必身居解宇跡參僚屬而後成其事乎釋此正證設局纂

僚屬句即繳歸領局者運筆又捷是以深識之士知其若斯退居清靜杜

門不出成其一家獨斷而已豈與夫冠猴獻狀評議其得

失者哉釋結言惟其如是志士所以恥居之也仍對領局作收皆自寓之辭

按內篇研辨史事無騰義矣至是竟作史局議一篇終之尋夫左氏以來三國而往編年紀傳都非局課自東

觀開而局興焉馴而修必於局矣馴而局且置監矣江

左河朔踵成故事爰暨有唐定制加嚴史館則移入省

中監修則通勅朝宰凡所為禁防程督之具靡弗備至

而古風由是盡變而蔽弊相仍益滋劉氏原始要終至

說病處領者修者分層遞勘如扁倉之胗疾扶根因尅

傳染探癥結真可謂洞垣一方吁室創山藏之轍不可

復循而儒生迂議卒自孤行不廢如此篇是○此議對

蕭至忠輩發與忤時篇相照

真將軍綽侯世家亞夫軍細柳上自勞軍先驅至不得入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居無何

史通通釋卷十 辨職 內

上至辟門士吏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馳驅天子乃

按轡徐行成禮而去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也

史佚冊書使史逸告伯禽封命之書左成四季文子曰

史佚之志有之杜注倚相左昭十二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

曰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叙百物以朝

夕獻善敗於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

晉起居注隋經籍志自晉泰始起至晉元熙凡二十部

劉道會撰 武陵王晉書武陵王晞字道村康帝建元初領秘

河獻淮南漢書河間獻王德孝景皇帝子被服造次必

好書致賓客
詳自叙篇

禮書士開總知北齊恩倖傳和士開解悟捷疾世祖性

祚加開府後主深委仗之又先得幸於胡太后封淮陽

王又魏收傳後主即位收掌詔誥除尚書右僕射總議

監修五禮事奏請趙彥深和士開徐之才共監

本草世勳監統舊唐書李勳傳勳曹州人本姓徐名世

英國公又呂才傳右監門長史蘇敬言陶弘景本草多

舛謬詔中書令許敬宗與才及李淳風并諸名鑿增損

舊本仍令司空李勳總監定之並圖合成五十四卷

辟陽長信荀悅高后紀徙辟陽侯審食其為右丞相初

不典治監宮中事通鑑秦紀文信侯以舍人

嫪毐為宦者進太后太后幸之封毒長信侯

內

馬鄭見補注

周勃張飛史記世家絳侯周勃者沛人也為材官引彊

惠帝時以列侯為太尉蜀志張飛字益德涿人也先

主長阪之走飛拒後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益

德也敵無敢近者所過戰克封西鄉侯謚桓侯按益德華陽國志作翼德

桐雷舊注荒史黃帝主鑿藥之臣有岐伯雷公俞跗巫

按二字連稱于志寧傳亦有之見雜述篇注

應仲遠後漢應劭字仲遠詳自叙篇

坐嘯畫諾後漢黨錮傳序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

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

不樂不閑二句未詳

史曹地處禁中舊書職官志歷代史官隸秘書省著作

省北宰相監修國史遂成故事及大明宮成置於門下

省南館門東西有棗樹七十四根至開元二十五年又

移中書省北以舊尚藥局充館地按史館第

語云雖無老成後漢孔融傳融性好士與蔡邕素善邕

卒後有虎賁士貌類於邕融每酒酣引

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按史通益用此

語謂貌似而實不稱也故不曰詩云而曰語云

正明避時見申左序述漢

成書家庭班固傳固以父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

其書顯宗思欲就其業有人上告固私改國史者郡上

甚奇之

草志私室

陳壽傳壽領本郡中正撰魏吳蜀三國志既卒范頴上表曰陳壽作志明乎得失願垂採

錄於是詔下河南尹洛陽令就家寫其書按此二條正史篇亦見之

冠猴獻狀

漢蓋寬饒傳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御史皆賀寬饒不往請之乃往酒酣樂作長信少府

檀長卿起舞為沐猴與狗鬪坐皆大笑寬饒印視屋而歎按獻狀媚態也許伯外戚恩澤侯

自叙第三十六

予幼奉庭訓早遊文學

釋直叙起不行世系是自叙著書體非史家叙傳體也年在

紉綺便受古文尚書每苦其辭艱瑣難為諷讀雖屢逢捶

撻而其業不成嘗聞家君為諸兄講春秋左氏傳每廢書

而聽逮講畢即為諸兄說之因竊歎曰若使書皆如此吾

不復怠矣釋

首表平生與史為緣殆由宿植

先君音其意於是始授以左

氏暮年而講誦都畢于時年甫十有二矣所講雖未能深

解而大義略舉父兄欲令博觀義

舊作議

疏精此一經辭以

獲麟已後未見其事乞且觀餘部以廣異聞次又讀史漢

三國志既欲知古今沿革歷數相承於是觸類而觀不假

師訓自漢中興已降迄乎皇家實錄年十有七而窺覽略

周其所讀書多因假賃雖部帙殘缺篇第有遺至於叙事

之紀綱立言之梗槩亦粗知之矣釋

由其宿植之優遂得年未弱冠創通全史

胸貯但于時將求仕進兼習揣摩至於專心諸史我則未

暇釋四語泊年登弱冠射策登朝於是思有餘閑獲遂一作

其本願一作旋非游京洛頗積歲年公私借書恣情披閱至

如一代之史分為數家其間雜記小書又競為異說莫不

鑽研穿鑿盡其利害釋至是并史流旁加以自小觀書喜

談名理其所悟者皆得之襟亦作腑非由染習故始在總

角讀班謝兩漢便怪前書不應有一脫古今人表後書宜

為更始立紀當時聞者共責以為舊脫童子何知而敢輕

議前哲於是赧然自失無辭以對其後見張衡范曄集果

以二史疑當為非其有暗合於古人者蓋不可勝紀始知

流俗之士難與之言凡有異同蓄諸方寸釋至是則進退

矣及年以已過而字立言悟日多常恨時無同好可與言

者維東海徐堅晚與之遇相得甚歡雖古者伯牙之識鍾

期管仲之知鮑叔牙期管鮑不是過也復有永城朱敬則

沛國劉允濟義舊誤興薛謙光河南元行冲陳留吳兢壽

春裴懷古亦以言議見許道術相知所有推揚得盡懷抱

每云德不孤必有鄰四海之內知我者不過數子而已矣

釋此蒙上節俗難與言昔仲尼以睿聖明哲天縱多能觀

史籍之繇文懼覽者之不一刪詩為三百篇約史記以修

春秋贊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迄於周其文不刊為後王法自茲厥後史籍逾多苟非命世大才孰能刊正其失嗟予小子敢當此任其於史傳也嘗欲自班馬已降訖於姚姚一脫字李令狐顏孔諸書莫不因其舊義普加釐革但以無夫子之名而輒行夫子之事將恐致一脫致字驚末一作愚俗取咎時人徒有其勞而莫之見賞所以每握管歎息遲回者久之非欲之而不能實能之而不敢舊作欲誤也釋此節叙到欲出手眼釐定羣既朝廷有知意恐音字者遂以載筆見推由是三為史臣再入

東觀原注長安天朝為著作佐郎轉左史今任神龍元年又中書省即古之東觀也每惟皇家受命多歷年所史官所編粗惟紀錄起居實錄之類則有之至於紀傳及志則皆未有其書長安中一作年年一會奉詔預修唐疑當作國史及今上中即位又勅撰則天大聖皇后實錄凡所著述嘗欲行其舊議而當時同作諸士及監修貴臣每與其當有言字鑿枘相違齟齬難入故其恐當作有所載削皆與俗浮沈雖自謂依違苟從然猶大為史官所嫉嗟乎雖任當其職而吾道不行見用於時而美恐當作善志不遂善志用左氏鬱快孤

此段全摹杜
子天地者

憤無以寄懷必寢而不言嘿而無述又恐沒世之後誰知

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見其志釋此方叙到正面由職居史局直道難行姑

作史通以昔漢世劉安著書號曰淮南子其書牢籠天地

博極古今上自太公下至商鞅其錯綜經緯自謂兼於數

家無遺力矣釋自此以下歷舉往昔傳書以啟自托之端將淮南作引淮南之書不專一路故用另

述然自淮南已後作者無絕絕一作無必商榷而言則其流又

衆釋四句上蓋仲尼既歿微言不行史公著書是非多謬

由是百家諸子詭說異辭務為小辨破彼大道故揚雄法

言生焉釋法言主儒者之書博而寡要得其糟粕失其菁

華而流俗鄙夫貴遠賤近傳茲恐當作抵牾自相欺惑故

王充論衡生焉釋論衡主民者冥也冥然罔知率彼愚蒙

牆面而視或訛音鄙句莫究本源或守株膠柱動多拘忌

故應劭風俗通生焉釋風俗通五常異稟百行殊執一作

能有兼偏知有長短苟隨才而任使則片善不遺必求備

而後用則舉世莫可故劉劭人物志生焉釋人物志夫開

國承家立身立事一文一武或出或處雖賢愚壤隔善惡

區分苟時無品藻則理難銓一作錯非綜故陸景典語生焉釋

典語主詞人屬文其體非一譬甘辛殊味丹素異彩後來

祖述識昧一譌殊圓通家有詆訶人相倚撫故劉勰文心生

焉釋文心雕龍主文章體裁。每書各有標旨看其舉義簡當若史通之為書也蓋傷

當時載筆之士其義不純思欲辨其指歸殫其體統夫其

書雖以史為主而餘波所及上窮王道下挾人倫總括萬

殊包吞千有自法言已降迄於文心而往固一脫以納諸

胸中曾不憚音蠱或誤作蠱芥者矣釋此節穩括諸書與史通相

夫其為義也有與奪焉有褒貶焉有鑒誠焉一脫此有諷

刺焉其為貫穿者深矣其為網羅者密矣其所商略者遠

矣其所發明者多矣蓋談經者惡聞服杜之嗤論史者憎

言班馬之失而此書多譏往哲喜述前非獲罪於時固其

宜矣猶冀知音君子時有觀焉尼父有云罪我者春秋知

我者春秋抑一脫此斯之謂也釋至此收到史通作而竊

秋與前迴應昔梁徵士劉孝標作叙傳其自比於馮敬通者有

三而予輒不自揆亦竊比於揚子雲者有四焉釋此下又

雲為比者蓋自摹作此書之身分何者揚雄嘗好雕蟲小

伎老而悔其少作余幼喜詩賦而壯都不為恥以文士得

名期以述者自命其似一也釋第一層在未作揚雄草玄

累年不就當時聞者莫不哂其徒勞余撰史通亦屢移寒

暑悠悠塵俗共以為愚其似二也釋第二層在方作揚雄

撰法言時人競尤其妄故作解嘲漢書以訓一譌之余著

史通見者亦互言其短故作釋蒙唐書本以拒之其似三

也釋第三層在既作揚雄少為范跋漢書劉歆所重及聞

其撰太玄經則嘲以恐蓋警訖然劉范之重雄者蓋貴其

文彩若長揚羽獵之流耳如太玄深奧理難理難一探蹟

既絕窺踰故加譏誚余初好文筆頗獲譽於當時晚談史

傳遂減價於知己其似四也釋第四層通前後時情夫才

唯下劣而蹟類先賢是用銘之於心持一譌以自慰釋鈞

似四抑猶有遺恨懼不似揚雄者有一焉何者雄之玄經始

成雖為當時所賤而桓譚以為數百年外其書必傳其後

張衡陸績果以為絕倫參聖夫以史通方諸太玄今之君

山即徐堅朱敬則等數君是也後來張陸則未之知耳嗟乎

儻使平子不出公紀陸績不生將恐此書與糞土同捐煙燼

俱滅後之識者無得而觀此予所以撫卷連而淚盡而繼

之以血也釋末一層似却如旋以疑為信今時後日問世

一重一掩煙景無邊只在微心從對面顯意。自昔梁徵士至此

按史通非史也而史肆也故於正集之終擬史作叙亦

不全乎叙傳也而專乎叙書也體例然也其始循年銓
綜其中况古著述其未待後論定其骨岸然其味油然
○篇中云貫穿者深矣網羅者密矣商畧者遠矣發明
者多矣又云談經惡聞服杜之嗤論史憎言馬班之失
而多譏往哲獲罪固宜由今觀之所言皆驗蓋攻劉見
智者鮮有不索其癥而繼唐編史者罔敢不持其律乃
好勝之私與同然之是交據而不能自斷卒出於騁辯
之一途陰用其言而顯訾其書吾不知其何說也○曷
言乎陰用其言也曰第取唐後成書印證之斷可見矣

自其以編年紀傳辨塗轍也而二體之式定自其以史
記漢書昭去取也而斷代之例行自其斥秦紀於未帝
之先也而開創無冒越之篇自其擬世家以隨時所適
也而載記有變通之義自其論后妃稱紀或寄外戚皆
非也而傳首始正自其論篇贊復衍更增銘體尤贅也
而駢韻都捐自其力排班志之五行也而災祥屏讖緯
之蕪自其痛詆魏收之標題也而稱謂絕誕妄之目自
其以書地因習為失實也而邑里一遵時制自其以叙
事煩飾為深誠也而瑣囁半落刊章約舉數端後史可

覆謂之陰用其言不可概見哉夫古今人不相及望兩
漢之雄俊則道遠效六朝之藻飾則真喪唯夫約法嚴
修辭潔可以學企可使質全為之嚮道者史通也綜往
飭歸功亦博矣故同一書也耳食者曰工訶古人心喻
者曰導吾先路願以告具眼讀書者。每讀新舊書徐
堅等七人傳益使人想重劉公不敢哆口謾也七人者
皆皎皎亮節士也語有之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友也
其弗爽矣夫

東海徐堅

舊書本傳徐堅少好學遍覽經史王少慶善
三禮之學常就質疑又賞其文章典實揚再

思曰此鳳閣舍人樣開元十三年改置正書院為集賢
院以堅為學士副張說知院事堅多識典故前後修撰
格式氏族及國史凡七入書府新書儒學傳堅寬厚長
者太平公主用事武攸暨屢邀請堅不許帝大醜集
賢慢舍在百司上張說令揭大榜以侈其寵堅望見遽
命撤之曰君子烏取多尚人卒年七十餘謚曰文按徐
朱諸人皆劉氏石友義取
品概互證故採掇加詳

牙期管鮑

列子湯問篇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曲每
奏子期輒窮其趣伯牙歎曰善哉善哉吾於

何逃聲哉

又力命篇管夷吾鮑叔牙二人相友
甚戚管仲嘗歎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

永城朱敬則

舊書本傳敬則字少連長安三年同鳳閣
鸞臺平章事無修國史張易之昌宗嘗命

畫工圖寫武三思等十八人形像號為高士圖每引敬
則固辭不就其高潔守正如此與三從兄同居四十餘
年財產無異新書敬則請高史官選以求名才韋安石
嘗閱其藁史歎曰董狐何以加史官權重宰相古聖君

賢臣所以
畏懼也

沛國劉允濟

舊書本傳允濟少孤事母甚謹弱冠除著作佐郎嘗采魯哀公後十二世接戰國為

魯後春秋長安中兼修國史新書允濟嘗曰史官善惡必書此權顧輕哉而班生受金陳壽求米僕乃視如浮

耳雲

義興薛謙光

舊書薛登傳登本名謙光博涉文史每談論前代故事必廣引證驗有如目擊與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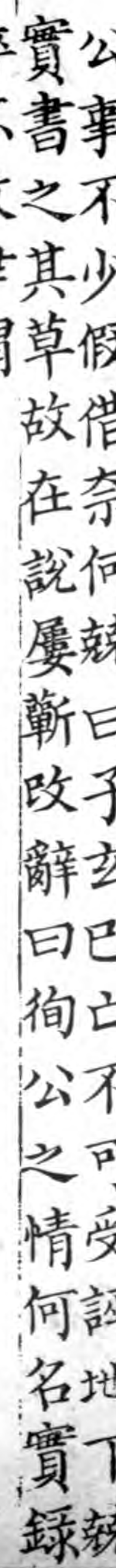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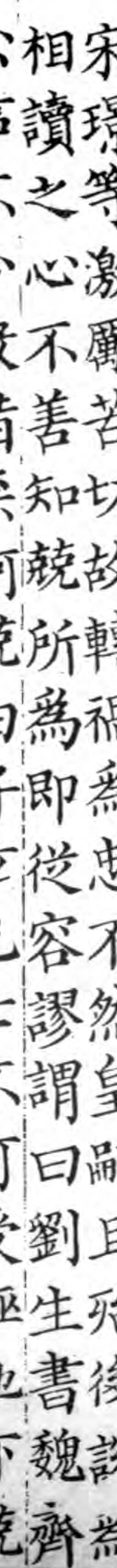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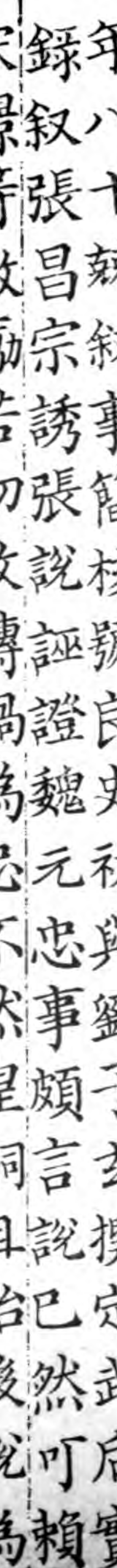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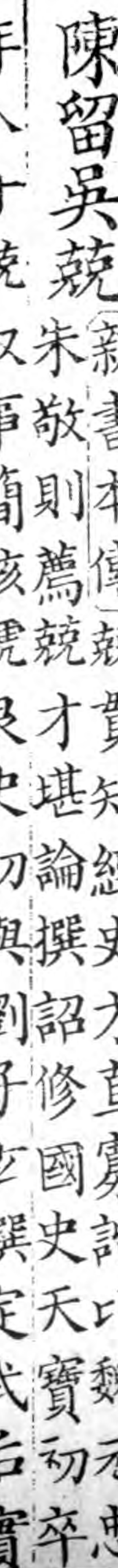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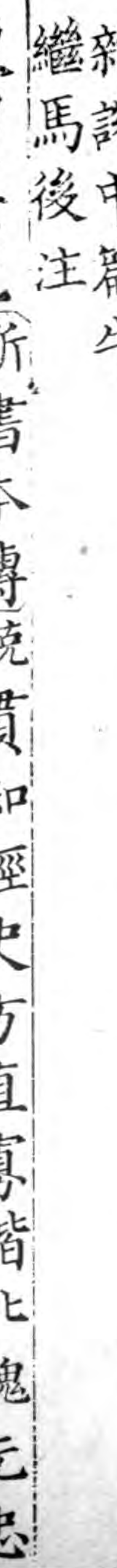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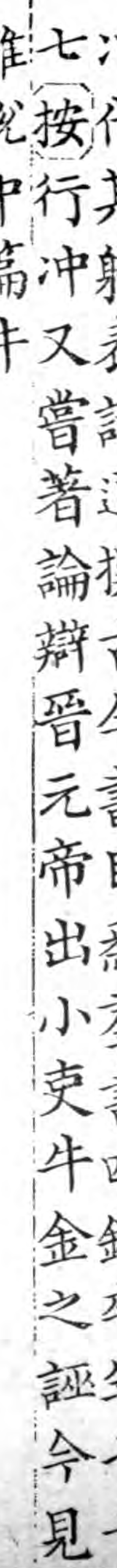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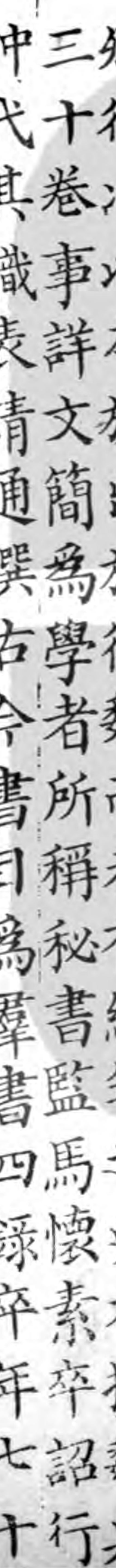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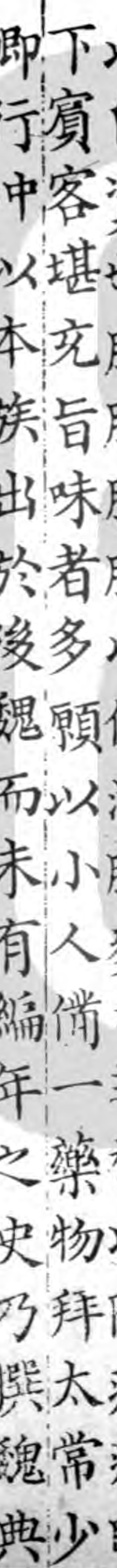
堅劉子玄齊名友善景雲中拜御史大夫僧惠範恃太平公主權勢逼奪百姓將加彈奏或請寢之謙光曰憲

臺理冤滯何所迴避朝彈暮黜亦可矣遂奏之反為所搆出開元中轉太子賓客以與太子同名勅賜名登卒

年七十三

河南元行冲

舊書本傳行冲博學多通狄仁傑甚重之性不阿順嘗謂仁傑曰下之事上猶蓄聚



史通通釋卷十一 自叙

五

內

以自資也脯腊膜腴以供滋膳參朮芝桂以防痾疾門下賓客堪充旨味者多願以小人備一藥物拜太常少卿行冲以本族出於後魏而未有編年之史乃撰魏典三十卷事詳文簡為學者所稱秘書監馬懷素卒詔行冲代其職表請通撰古今書目為羣書四錄卒年七十按行冲又嘗著論辯晉元帝出小吏牛金之誣今見雜說中篇牛

陳留吳兢

新書本傳兢貫知經史方直寡諧比魏元忠朱敬則薦兢才堪論撰詔修國史天寶初卒

年八十兢叙事簡核號良史初與劉子玄撰定武后實錄叙張昌宗誘張說誣證魏元忠事頗言說已後說為宋璟等激勵苦切故轉禍為忠不然皇嗣且殆後說為相讀之心不善知兢所為即從容謬謂曰劉生書魏齊

公事不少假借奈何兢曰子玄已亡不可受誣地實錄卒不改世謂

今董狐云

壽春裴懷古舊書良吏傳懷古為監察御史聖歷中闕

毀立知微南面可汗將授懷古偽職懷古不從將殺之

抗辭曰寧守忠以就死不毀節以求生請就斬所乃禁

銅隨軍後竄歸終幽州都督新書懷古清介審慎在幽

州時韓琬以監察御史監軍稱其馭士信臨財廉為國

名將云按所舉知友七人唯

懷古不參史局故未及之

觀史籍至訖于周凡八句皆孔安

淮南子漢淮南王傳安為人好書招致賓客方術之士

採撰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別見

法言論衡揚雄論衡見採撰贊篇

風俗通後漢應奉傳子劭字仲遠撰風俗通以辨物類

名號識時俗嫌疑劭自叙俗間行語眾所共傳

積非習貫莫能原察聊以不才舉爾所知傳曰百里不

同風千里不同俗為政之要辯風正俗最其上也不昔畫

者曰犬馬最難鬼魅最易犬馬旦暮在人之前不類不

可故難鬼魅無形無形者不見故易今俗語雖云浮淺

難然其

人物志三國魏志劉劭字孔才黃初中尚書郎作皇覽

樂論凡所撰述法論人物志類百餘篇阮逸序子好

閣古書於史部中得劉劭人物志十二篇其述性品之

典語隋志儒家注典語十卷陸景典訓十卷並吳中夏督

云亡唐志乃有十卷者存而不知幾又見之則亡

者當但指別二卷也或作語或作訓未可知孰是

文心南史文學傳劉勰字彥和梁天監中東宮通事舍

史通通釋卷一自叙

言

內

齒在逾立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寤而喜曰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讀謂深得文是論之既成沈約取

孝標比敬通梁文學劉峻傳峻字孝標其自序略曰余

通雄才冠世志剛金石余雖不及之而節亮慷慨一也敬通值中興明君而終不試用余逢命世英主亦擯

斥當年二同也敬通有忌妻至身操并白余有悍室亦家道軼軻三同也其異之四曰敬通雖芝殘蕙焚而為

名賢所慕風流郁烈久而彌盛余聲塵府莫世不吾知將同秋草此四異也按敬通後漢馮衍字

帶芥相如秋草賦吞若雲夢者八九於其胸中曾不帶

顏師古音薑果蒂刺鯁也字典亦作蕙又作蒂蒂芥之蒂

揚雄草撰漢書本傳哀帝時雄方草太玄有呂自守泊

如也或謂雄呂玄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

雄好古而樂道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時唯劉歆及范逵敬焉而鉅鹿侯芭嘗從雄居受其太玄法言劉歆亦觀之謂雄曰空自苦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桓譚曰必傳顧譚不及見也張衡與崔子玉書乃者披讀太玄經知子雲極陰陽之數心實與五經擬玄四百年其與乎陸績述玄雄受氣純和韜真含道建立玄經與聖人同趣桓譚謂之絕倫又法言宋宋咸序法言者蓋時有請問子雲用聖人之法以應答之也東晉李軌為之注淚盡繼血說苑權謀篇下蔡威公事

體統亡

紕繆亡

弛張亡

按三亡篇舊本僅見內篇目錄之末今依目補列於此但自叙後不應更有餘篇嘗閱章宮講山堂

史通通釋卷一自叙

壹

考索純繆篇綴在煩省之下其二篇者不復及而先舉其總曰五十餘篇則固有其文而莫定其原次耳再考唐書本傳云著史通內外四十九篇與今行本數合毋亦史氏疎於原始乎

史通通釋卷十

孫正恒天照校刊

史通通釋卷十一

南村秋浦起龍二田釋

同邑施

鼎龍文參釋

王廷範五福

鄧凱濟義

外篇

史官建置

第一。舊有注曰總十四條非也其文本通首一片循代分節可耳

夫人寓形天地其生也若蜉蝣之在世如白駒之過隙

發端

庸猶且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聞上起帝王下

窮匹庶近則朝廷之士遠則山林之客諒其於功也名也



莫不汲汲焉孜孜焉夫如是者何哉皆以圖不朽之事也

何者而稱不朽乎蓋書名竹帛而已釋原史之所為作也史者千秋金鏡只

從名心落想故曰庸淺向使世無竹帛時闕史官雖堯舜之與桀紂

伊周之與莽卓夷惠之與跖躋商冒俱弒父者之與曾閔但一作

俱一從物化墳土未乾則善惡不分妍媸永滅者矣苟史

官不絕竹帛長存則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

同星漢釋折出有史之功用用使後之學者坐披囊篋而神交萬

古不出戶庭而窮覽千載見賢而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

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懼南史至而賊臣書其記事載言也

則如彼其勸善懲惡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則史之為用其

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務為國家之要道有國有家者其可

缺之哉故備陳其事編之於後釋未總括其功用

按此一段似是僮侗總冒第言史之用重而無專注之

語似於史官正史二篇皆可通用又其舉意出辭頗淺

庸近俗宜可芟薙

蓋史之建官其來尚矣昔軒轅氏受命倉頡沮誦實居其

職至於三代其數漸繁案周官禮記有大史小史內史外

史左史右史之名大史掌國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內

史官正史二篇

敘述初之勝子

元史掌邦國

一班

猶字不可刪

史掌書王命外史掌書使乎四方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曲
禮曰史載筆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大戴禮曰太
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則有司過之史韓詩外傳云據法
守職而不敢為非者太史令也斯則史官之作肇自黃帝
備於周室名目既多職務咸異至於諸侯列國亦各有史
官求其位號一同王者釋自首至此遠徵古來史職之至
如孔甲尹逸名重夏殷史佚倚相譽高周楚晉則伯駘司
籍魯則止明受經此並歷代史臣之可得言者降及戰國
史氏無廢蓋一無趙鞅晉之一大夫爾猶一有有直臣書過

操簡筆於門下田文齊之一公子爾每坐對賓客侍史記
於屏風至若秦趙二主澠池交會各命其御史書某年某
月鼓瑟鼓缶此則春秋君舉必書之一本之義也釋此層
昔史臣姓氏蹟略見於然則作然官雖無闕而書尚有遺
史傳者王朝侯國皆有然則而用故史臣等差莫辨其序釋四語統繳下言諸職中太史
尤重也皆就太史一職言之案
呂氏春秋曰夏太史終古見桀惑亂載其圖法出奔商商
太呂覽史向摯依呂覽作向摯見紂迷亂載其圖法出奔
作內周晉太史屠黍見晉之亂亦以其圖法歸周又春秋晉齊
太史書趙宣崔襄二之弒鄭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太史書

其名且曰七子昭二年上文所引皆不書晉韓宣子來聘

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然則

諸史之任太史其最優乎至秦有天下太史令胡毋敬作

博學章此則自夏迄秦斯職無改者矣釋徵諸古籍凡述

可見諸名銜中太史此處當分節舊本

史尤為專職也連下便少斷制

按此當為第一節是建置原始之正文宜至秦為截其

前統徵史官名蹟其後專歸太史一官為漢法緣起也

○此篇本通首直下非分條體也循代為節從古先發

端舊本劃條小注皆非原文並去之

倉頡沮誦說文原叙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疏迄之迹

初造書契漢獻紀沮偃注風俗通曰沮姓也

黃帝史官沮誦之後衛恒四體書勢科斗古文勢序云

昔在黃帝創制造物有沮誦倉頡者始作書契以代結

繩蓋覩鳥跡以與思也其字勢云黃帝之史沮誦倉頡

眺彼鳥跡始作書契按荒略之世史官有無奚庸深究

如上所列表亦可據而言已郭黃諸本曾不知採

此但執所謂歸雲集者經經辯駁太似不必

孔甲尹逸舊注歸雲集云孔甲黃帝主書史之臣執青

纂記言動惟實又史記云武王立於社南召

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尹佚筮祝按逸通佚

疑即史佚今以二人屬夏殷豈別有據邪

伯廩司籍見書志篇

趙鞅直臣說苑昔周舍事趙簡子立於門三日簡子問

之舍曰願為諤諤之臣墨筆操牘司君之過

而書之日有記月有效歲有得也簡子說

田文侍史

孟嘗君傳孟嘗君待客坐語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

澠池會

廉藺列傳趙王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酒酣請趙王鼓瑟藺相如奉盆鍤秦王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為趙王擊鍤相如名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為趙王擊鍤相

終古向擊

呂覽先識凡國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夏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執而泣之夏桀迷惑愈甚乃出奔如商殷內史向擊見紂之愈亂迷惑也於是載其圖法出亡之周晉太史屠黍見晉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圖法歸周高

誘解晉出公之太史也

且曰七子

左昭元鄭為游楚亂故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

博學章

漢藝文小學家倉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

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頗異所謂秦篆者也

漢興之世武帝又置太史公位在丞相上以司馬談為之

漢法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叙事如春秋及談卒

子遷嗣遷卒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釋前

太史說下徵諸漢初職專記載最為隆重其後漸輕尋自古太史之職雖以一無著

述為宗而兼掌歷象日月陰陽管窺天器一作度數司馬遷既歿

後之續史記者若褚先生劉向馮商揚雄之徒並以別職

來知史務於是太史之署非復記言之司故張衡單颺王

立高堂隆等其當官見稱唯知占候而已釋申明上意謂記載反屬他

職而本職反
專占候矣

按此為第二節愚意分節之法宜從三代為界前用遠古作頭後用漢興居首分割尤為定當也。○史通通部論史而任史職者史官也故外篇首詳其建置意綦重焉漢興司馬氏父子相繼為太史公而史記始作故太史一官遠溯終向下逮談遷名又綦重焉至孝宣之後專司占候而其名始輕官亦尋改自是蘭臺東觀著作之名以漸改稱矣此節實史氏職名沿革之關鍵也。○馬貴與象緯考序本此

武帝又置至行文書而已

並太史公自序如淳注之文按如淳據衛宏漢儀注云云

臣瓚非之以為百官表無太史公有太史令索隱因之以為公者遷所著書尊其父云公也而所作實遷之詞衛宏稱位丞相上謬也正義又非之曰虞喜志林云古者主天官者皆上公自周至漢其職轉卑然朝會坐位猶居公上尊天之道也諸說相非不定錄以備攷

兼掌歷象

前注已顯又按太史公自序談為太史公曰余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報任

安書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後漢百官志太史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天時星歷注漢官曰太史待詔三十七人分治歷龜廬宅日時易筮典禳雨醫等事

褚劉馮揚知史務

史記孝武紀注韋稜曰褚顓家傳云少孫宣帝時為博士事大儒王式故

號為先生續太史公書漢藝文志孝武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至成帝時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

又向本傳採取詩書所載賢貞及孽嬖者序次為列女傳及採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又藝文志馮商續太史公七篇韋昭曰馮商受詔續太史公十餘篇在班彪別錄商字子高師古曰七略云商與孟柳俱待詔頗序列傳未卒又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明教化者也揚雄又所序三十八篇太玄法言云云按向雄知史務又見正史篇但如志傳所稱皆不言知史務未詳何據

張單王高知占候後漢張衡傳衡字平子安帝徵拜郎中再遷太史令遂研覈陰陽作渾天

儀著靈憲算罔論又方術傳魏志高堂隆字升平魯令餘見書志篇王立未詳

高堂生後也明帝即位為給事中遷侍中領太史令注魏略曰太史推步為太和歷帝以隆學問優深天文又精詔與尚書郎楊偉太

史待詔駱祿參共推校

當王莽代漢改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聽事侍傍記跡言

行蓋効古者動則左史書之當有言則右史此其義也

按此為第三節莽何足志而班史百官表言王莽篡位

慕從古官蓋其時多所變改史職名銜亦見紛更史既載之故劉亦及之

柱下五史王莽傳居攝元年莽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聽政事侍傍記疏言行

漢氏中興明帝以班固為蘭臺令史詔撰光武本紀及諸

列傳載記又楊子山為郡上計吏獻所作哀牢傳為帝所

異徵詣蘭臺斯則蘭臺之職一有蓋當時著述之所也自

章和已後圖籍盛於東觀凡撰漢記此當有相繼在乎其

中而都為舊譌著作任著作之務也時未立竟無它稱

按第四節志後漢也蘭臺東觀著作之所也班固楊子

山著作之人也前漢百官表不載史職而有太史公書

可據後漢更無專稱故但以其所其人證之○子山於

史未見成書然能為哀牢立傳亦可以驗史才矣史通

故與班氏並舉

蘭臺令史前漢百官表御史大夫秦官有兩丞一曰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秘書後漢百官志蘭

臺令史六百石本注曰掌奏及印工文書按令史自

太尉司徒以下諸府屬多有之非史局屬貧之專稱

楊子山後漢書楊終字子山成都人年十三為郡小吏

顯宗徵詣蘭臺拜校書郎按傳無哀牢傳之文

論衡佚文篇子山為上計吏見三府作哀牢傳不成歸

郡作上孝明奇之徵在蘭臺後漢地理志哀牢永平中

置故牢王國按今為雲南永昌府

東觀見前又見後節

當魏太和中始置著作郎職隸中書其官即周之左史也

晉元康初又職隸秘書著作郎一人謂之大著作專掌史

任又置佐著作郎八人宋齊已來以佐名施於作下原注

著作郎為釋此上述舊事佐郎職知博採正郎資以草傳

如正佐有失則秘監職思舊譌其憂其有才堪撰述學綜

文史雖居他官或兼領著作亦有雖為秘書監而仍領著

外

作郎者釋此層通之以兼若中朝曹魏之華嶠陳壽陸機

東督江左專稱之王隱虞預干寶孫盛宋之徐爰蘇寶生

梁之沈約裴子野斯並史官之尤美著作之妙選也而齊

梁二代又置脩隋志史學士陳氏因循無所變革若劉陟

一作謝謝吳顧野王許善心之類是也釋此層標舉名其

按第五節述魏晉及南朝也著作之名始於此其列出

諸人氏名意不在表其人意在舉其名銜證當時職制

耳

中秘著作晉書職官志著作郎周左史之任也漢東京

魏明帝太和中始有其官及晉惠帝元康二年詔曰著

作舊屬中書而秘書既典文籍今以中書著作為秘書

著作於是改隸秘書省其大與佐一人八人悉同本文

隋百官志秘書省著作佐郎人數亦同梁初又有撰史

士學

束皙晉書本傳皙字廣微漢踈廣後也王莽未去踈之

撰晉書帝紀十志遊國學張華召皙為掾轉佐著作郎

遷博士著作如故

蘇寶生正史篇孝建初勅南臺侍御史蘇寶山續造諸

傳元嘉名臣皆其所撰寶山被誅云云按寶生

譌作寶山正史篇舊本如此今刊正有注

劉謝顧許隋經籍志齊紀十卷劉陟撰唐舊志作齊書

卷梁中書郎謝吳撰本一百卷唐志作三十四卷陳

領大著作掌國史知梁史事撰通史要略一百卷國史紀傳二百卷未就而卒又文學傳許亨字亨道領大著作子善心早知名北史文苑善心字務本對策高等授度支郎中補撰史學士善心述成父志修續家書其序傳末述著作之意曰自入京邑隨見補葺略成七十卷凡稱史臣者皆先君所言下稱名案者皆善心補闕
按本節所引十六人或見前卷或無傳而有所著史書略可考見

至若偏隅僭國夷狄偽朝求其史官亦有可言者釋起四

領蜀吳案蜀志稱王崇補東觀許益掌禮儀又郤正為秘書郎廣求益部書籍斯則典校無關屬辭有所矣而陳壽

評云蜀不置史官者得非厚誣諸葛乎別有曲筆篇內篇第二

十言之詳矣釋已上吳歸命侯舊脫侯字時有左右二國史之

職薛瑩為其左華覈為其右又周處自左國史遷東觀令

以斯考察則其班秩可知釋已上言吳此二國所舊本謂偏隅也僭字貼吳說此處

截段偽漢嘉平初劉聰年號公師或以太中大夫領左國史撰

其國君臣紀傳前涼張駿時劉慶遷儒林郎中常侍在東

苑撰其國書蜀李義門訂本有李字他本無與西涼二一作非朝記事委

之門下南涼主烏孤舊作孫誤初定霸基欲造國紀以其參軍

郭舊作郎恐譌韶為國紀祭酒使撰錄時事自餘偽主一作譌多

置著作官若前趙之和苞後燕之董統是也釋已上錯舉

國有可徵者及之其無者不及也此總所謂偽朝也

史通補釋卷之二 史官

外

按第六節旁及偏小僭偽最為周密舊本截作二條則於節首四提句不全故當合之又諸許不知以人證職而泛覈史才浮文妨要是謂顧子失母

王崇許蓋陳壽蜀志併松之注皆無考而劉氏顧云志稱所稱果何志邪或謂壽又撰蜀古志儻載

之耶然言古則不及三國時人明矣惟常璩華陽國志有述作王崇名見卷末官為蜀守而不言曾補東觀至

掌儀許蓋仍亦絕無其人也懸置之以俟後有補者抑嘗見高江村士奇天祿識餘有考史一條其言蜀史則

取此立論然漫齷其文不書所出至所出何本了不推尋也竊既讀書底裏求到地者天下鮮矣

郤正為秘書蜀志本傳正字令先弱冠能屬文入為秘書吏轉令史遷郎至今又孟光傳後進文

士秘書郎郤正數從光諮訪

蜀不置史官蜀後主評國不置史注記無官是以行事多遺災異靡書諸葛亮雖達於為政凡此

之類猶有未周焉

歸命侯吳後主也見吳後主也

薛左華右吳志薛綜傳綜字瑩字道言為秘府中書郎孫皓初領少傅以事徙廣州右國史華覈疏

留之皓召瑩還為左國史又華覈傳覈字永先武進人孫皓即位後入東觀今領右國史

周處左史晉書本傳處仕吳為東觀左丞餘見書志篇後論

公師或見晉書載記劉淵聰二傳止書太中大夫無領左史撰記傳之文

劉慶見晉書張軌傳軌孫駿時載有從事劉慶諫討辛晏語不及東苑撰史事叢書崔鴻錄略有云命西

曹掾集閣內外事付索綏著涼春秋亦不及劉慶也

蜀李西涼蜀李者國號成後改稱漢正史篇云常璩撰

蜀李也晉載記蜀李雄興學校置史官錄略西涼李

二朝記事委之門下當在其時也

南凉郭韶晉載記南凉傳秃髮烏孤稱武威王梁昶韓

所按舊本作韶郭韶中州之才令官方授才咸得其

和苞見晉載記劉曜傳苞與喬豫諫營壽陵曜悅

董統晉載記後燕傳及錄略皆缺其人按公師或以下

已亡但與正史篇十六國

元魏初稱制即有史臣雜取他官不恒或作厥職故如崔

浩高閭之徒唯知知如御史著述而未列名號其後始於

秘書置著作局正郎二人佐郎四人其佐三史者三史一

下同不過一二而已普泰前廢帝元或以來三史稍替別

置脩史局其職有六人釋此上徵當代都之時史臣每上

奉王言下詢國俗兼取工於翻譯者來直或譌史曹及洛

京之末孝文遷洛朝議又以為國史當專任代人謂部不宜歸

之漢士於是以谷纂郭本注以山偉更主文籍凡經二十

餘年其事闕而不載斯蓋猶秉夷禮有互鄉之風者焉釋

此層述

按第七節述元魏史職也置郎略倣魏晉而添設翻譯則國語傳偏任代人則史事廢稍寓褒貶焉

元魏史臣官氏志天興四年罷外蘭臺御史總屬內省其太和百官著令秘書監在從第二品中

崔浩高閭崔浩見直書篇魏書高閭傳閭字閻士早孤為閭而字之徵拜中書侍郎領東徐州刺史以功進爵

高允之流高允之流為侯加昭武將軍為中書令委以機密軍國書檄詔令

谷纂魏書谷渾傳渾昌黎人曾孫纂字靈紹領侍御史稍遷著作郎又監國史不能有所緝綴郭注以纂

馮易谷纂馮易字顯其先代人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與山偉合傳

山偉魏書本傳偉字仲才其先代人領著作郎除安東將軍秘書監仍著作初朱兆之入洛官守奔散

國史典書高法顯密埋史書故不遺落偉自以為功訴求爵賞遂封東阿伯按本節國史專任代人六句並隳括偉傳之文其中偉偉並稱與傳合郭注殊有見

高齊及周迄於隋氏其史官以大臣統領者謂之監修國史自領則近循魏代遠效江南參雜其間變通而已釋統

三朝唯周建六官改著作之正郎為上士佐郎為下士名如

謚當作雖易而班秩不殊釋官故抽述如魏收之擅名

河朔高齊柳虬之獨步關右宇文王邵魏澹展効於開皇之

朝諸葛穎劉炫宣功於大業之世亦各一時也釋各舉其

按第八節述高齊宇文周而并及於隋也。前辨職篇云大臣領史局自晉康帝始而本篇於晉代不言至此始見乍疑前後不符及觀下文近循魏代遠效江南之云乃知文章有互藏之用凡研辨古制必彼此參詳愈得定準書固不可以輕心掉也。

上士下士

隋百官志周太祖方隅粗定改創章程遠師周之建職其所制班序內命上士三命下士

一命注內命謂王朝之臣

柳虬

周書本傳虬字仲蟠不事容飾馮翊王元季海徵為行臺郎中掌文翰因使見太祖被留虬上疏言古者立史官非但書事所以為監誡也漢魏以還密為記注無益當時縱能直筆人莫之知何止物興橫議亦

且異端互起故班固致受金之名陳壽有求米之論伏請諸記事者當朝顯言其狀然後付之史閣庶令是非明著得失無隱事遂施行秘書雖領著作不參史事自糾為丞始令兼掌焉

魏澹

見本紀篇魏著作注

諸葛穎

隋書文學傳穎字漢建康人煬帝即位遷著作郎帝嘗贈穎詩曰實錄資平允傳芳導後昆其

見待遇如此撰鑿駕北巡幸江都道里洛陽古今等記

劉炫

見覈才篇注又隋儒林傳炫與著作郎王邵同脩國史又與諸術者修天文律歷兼於內史省考定羣言內史令李德林甚禮之炫嘗曰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省心牛弘甚善其言

暨皇家之建國也乃別置史館通籍禁門西京則與鸞渚為鄰東都則與鳳池相接而一館宇華麗酒饌豐厚得

廁其流者實一時之美事釋首述國典敦崇至咸亨年以

職司多濫高宗喟然而稱曰朕甚憐焉乃命所司由加推

擇如有居其職而闕其才者皆不得預於修撰原注曰

義存典實非履忠職量通和學有聞難其國史曰

者錄史進內自今且遺居史司職不籍其多撰非和

注一用國史進等自餘雖居史職不得輒聞見所脩然為所及未

曹殆始一作成虛設此四句即制詔中雖居史職凡有筆削

畢歸於餘館語意不甚清釋局之大概始自武德迄乎長

壽其間若李仁實以直辭見憚敬播以叙事推工許敬宗

之矯妄牛鳳及之狂惑此其善惡尤著者也釋未亦證舉

此獨善惡兼舉由其胸中卑白積而不化一涉筆輒露乖角是其少涵養處非本篇正義也

按第九節述本朝史局之制也叙盛典則備其辭叙事

局則略其概蓋志體應爾至其節尾之未融小注論之

矣○史官建置正局盡此

史館通籍禁門見內篇辨職篇

鸞渚鳳池即謂鸞臺鳳閣舊唐志龍朔二年改門下省

下為鸞臺中書為鳳閣神龍初復舊按兩省之名起魏

晉問門下則黃門給諫遺補等官屬之杜詩晚出左掖

即此中書則主書通事舍人等官屬之開元中又號紫

又按文兼兩京言武后臨朝在東京也程大昌雍錄多誤

李仁實舊唐令狐德棻傳自武德已後有鄧世隆顧肩實頊正人官左史正史篇仁實續撰于志寧

許敬宗李義府等傳載言記事見推直筆

敬播唐儒學傳敬播蒲州人貞觀初進士時顏師古孔穎達撰次隋史詔播詣秘書內省參纂再遷著作

佐郎兼修國史又與令狐德棻等撰晉書大抵凡例皆播所發也房玄齡嘗稱播陳壽之流

許敬宗舊書本傳敬宗善心子貞觀中除著作郎兼修國史龍朔中拜太子少傅自掌知國史記事阿

曲虛美隱惡高祖太宗兩朝實錄其敬播所修者多詳直敬宗以已愛憎曲事刪改論者尤之

牛鳳及新舊書俱無專傳王訓故牛鳳及長壽中撰唐書自武德終弘道為百有十卷按此書唐藝文

志不錄宋晁陳鄭馬諸公亦莫之及大抵其人其書見棄於有道久矣

又案晉令書名著作郎掌起居集注彙集而撰錄諸言行勳

伐舊載史籍者釋本節另述起居注一職元魏置起居

令史每行幸讌會則在御左右記一作錄帝言及賓客訓

對後別置修起居注二人多以餘官兼掌釋至元魏則專

但多他官兼職耳至隋以吏部散官及校書正字閑於述注者修

之納言監領其事煬帝以為古有內史外史今既有著作

是外宜立起居是內遂置起居舍人二員職隸中書省如

庚自直崔濬祖虞世南蔡允恭等咸居其職時謂得人釋

隋代起居之職則始無唐氏因之又加置起居郎二員職

與舍人同

此之舍人亦曰起居舍人

每天子臨軒侍立於玉階之下郎

居其左舍人居其右人主有命則逼階延首而聽之退而

編錄以為起居注龍朔中改名左史右史今上即位仍從

國初之號焉高祖太宗時有令狐德棻呂才蕭鈞褚遂良

上官儀高宗則天時有李安期顧胤高智周張太素凌季

友斯並當時得名朝廷所屬者

一無也

釋唐制起居郎與舍人同職分侍

夫起居注者編次甲子之書至於策命章奏封拜薨免莫

不隨事記錄言惟

二字恐當作載言

詳審凡欲撰帝紀者皆稱恐

藉字之譌

王本作因之以成功即

依義門訂本一無即字一誤作命字

今為載筆之別

曹立言之貳職故略述其事附於斯篇釋

此此一層特為此官作注脚也

按第十節別述起居注一職所謂載筆之別曹也載筆

者開局纂脩之員已前所述皆是起居注則專掌侍朝

記錄杜子美詩云地分清切任才賢舍人退食收封事

正詠是官也以其與泛稱史官者職有攸分故曰述附

於斯

庾崔虞蔡

隋文學傳庾自直大業初授著作郎性恭慎不妄交持以本官知起居舍人事

唐書姚

志

又虞世南傳世南字伯起餘姚人隋大業中累官

秘書郎煬帝疾其峭直弗甚用又文藝傳蔡允恭仕歷起居舍人煬帝遣教宮人允恭取之數稱疾授內史

舍人俾入宮固辭又按隋書虞綽傳云綽與虞世南庚自直蔡允恭等常居禁中文翰待詔恩矜隆洽

郎左舍人右唐百官志唐之官制大抵皆沿隋故門下

起居法度後復置起居舍人二人從六品上掌錄天子

事之制天子居正殿則郎居左舍人居右有命俯陛以

聽退而書之若仗在紫宸內閣則夾香案分立殿

下直第二螭首和墨濡筆皆即均處時號螭頭

令狐德棻唐書本傳德棻博貫文史武德初為起居舍

人遷秘書丞建言近代無正史梁陳齊周隋

事修撰之原自德棻發之

呂才唐書本傳貞觀時祖孝孫增損樂律王珪魏徵盛

稱才製尺諧契即召直弘文館帝病陰陽家書多

偽惡世益拘畏命才刪落煩訛掇可用者

才於持論儒而不理按本傳闕書起居官

蕭鈞唐書蕭瑀傳瑀從子鈞永徽中累遷諫議大夫弘

文館學士左武侯屬盧文操盜庫財高宗以當自

盜罪死鈞曰恐天下謂陛下重貨輕法任

喜怒帝曰真諫議也按亦闕書起居官

褚遂良唐書本傳遂良字登善貞觀中累遷起居郎工

起居古左右史也善惡必記戒人主不為非法未聞天

子自觀史也帝曰朕有不善卿必記邪對曰臣職載筆

君舉必書劉洎曰使遂良

不記天下之人亦記之矣

上官儀唐書本傳儀字游韶涉貫墳典貞觀初擢進士

儀視蒙轉起居郎高宗時武后得志深惡儀許敬宗構

儀大逆死自褚遂良等元老屠覆獨儀納忠自是政歸

於后而帝

拱手矣

李安期唐書李百藥傳百藥七歲能屬文子安期亦七

釋之貞觀初為符璽郎高宗即位遷中書舍人

外

顧胤中起居郎兼修國史以撰太宗實錄勞加朝散大夫弘文館學士論次國史終司文郎

高智周唐書本傳智周晉陵人第進士擢秘書郎弘文館直學士三遷蘭臺大夫儀鳳初進同中書門

張太素凌季友太素見言語篇季友無傳

又案詩邶風靜女之三章君子取其彤管夫彤管者女史記事規誨之所執也釋就詩指出女史之古名

國史內朝則有女史內之與外其任皆同故晉獻惑亂驪姬夜泣床第之私房中之事不得掩焉楚昭王讒遊蔡姬

對以其願王顧謂史書之此十二字舊本無之必是脫文無此十二字不成語矣蔡

姬許從孤死矣夫宴私而有書事之冊蓋受命者即女史之流乎釋就晉楚事證出宴私有記則可見女史之置職至漢武帝時有禁中起居注明德馬皇后撰明帝起居注凡斯著述似出宮中求其職司未聞位號釋又以兩漢禁中撰述為證隋世王劭上疏請依法復置女史之班具錄內儀付於外省周禮宮人女史之職掌於天官此疏猶存文帝不許遂不施行釋終以隋世奏舊本此處連此意

按第十一節更是空中建議之詞謂女史亦當修職古

有證據卒莫興行可惜也該舉史職至此備悉包羅識

議卓絕。○攷唐志內官如六尚司記掌言司簿典闈掌籍等職皆載有女史員額史通何不及之蓋所謂錄內儀付外省之制既格不行則女史雖設猶不設也

彤管毛傳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鄭箋彤管筆赤管也按靜女四句本左定九傳注之文

驪姬夜泣外傳晉語優施教驪姬夜半而泣謂公曰君盍殺我無以一妾亂百姓又曰君盍老而授

之政彼得所索乃可釋君公曰不可我將圖之

蔡姬許從列女傳楚昭王燕遊蔡姬在左越姬參右乃曰婢子之身乃比于妃嬪固願生同樂死

同時王顧謂史書之蔡姬許從孤死矣

至漢武帝八句其文與隋籍志起居注述語略同再與載文篇注參看

大抵自古史官其沿革廢置如此釋二句是總統兜結建置之文夫仲

尼修春秋公羊高疑脫毅作傳漢魏之陸賈魚豢晉宋之

張璠范曄雖身非史職而私撰國書若斯人者有異於是

故不復詳而錄之釋以官非史職而史有成書者終焉

按第十二節兩句作一截是為總收八句另一截是為

以不詳詳之蔑復遺餘矣

夫為史之道其流有二何者書事記言出自當時之簡勒

成刪定歸於後來之筆然則當時草創者資乎博聞實錄

若董狐南史是也後來經始者貴乎雋識通才若班固陳

壽是也釋先指其分必論其事業前後不同然相須而成其歸

一揆本音上聲釋卒歸於同

按第十三節判出當時後日之一流匯為相須成業之一揆以此歸宿史事亦辨哲亦融洽如畫沙如連璐而論文於兜羅收裏處更復矩疊規重

觀夫周秦已往史官之取人其詳不可得而聞也至於漢

魏已降則可得而言然多竊虛號有聲無實釋此八字是末節之主

案劉後漢魏志二史皆當代所撰能成其事者蓋唯劉珍蔡

邕王沈魚豢之徒耳而舊史載其同作非止一家如王逸

阮籍亦預其列一作謠且叔師研尋章句儒生之腐者也嗣

宗沈洎趙藻酒徒之狂者也斯豈能錯綜一作措時事裁成

國典乎釋借二史所列逸籍二人為附名起例而近代趨競之士尤喜居於

史職至於措辭下筆者十無一二焉既而書成繕寫則署

名同獻爵賞既行則攘袂爭受遂使是非無準真偽相雜

是非真偽指列名言生則厚誣當時死則致惑來代而書之譜傳借

一作為羨談載之碑碣增其壯觀舊本既而自歷行事稱其所長則云某代著某

書某年成某史加封若干戶獲賜若干段諸如此說往往

而有遂使讀者皆以為名實相符功賞相副○此段一本

者亦誤既非疏體又無別義亦無既而二字起法細玩之外

蓋是初本如此後來改就今本失於昔魏帝有言一脫舜
塗汰編書者混綴其間實乃羨文耳言字
禹之事吾知之矣此其舊作效歟釋引言取義譏其無實
辭之

按此為篇尾末節其言仍與自叙忤時一合相熟處難
忘習氣如此○節內細書反覆研辨悟到失汰羨文私
喜得解自謂有功古人○論史必原職史之官猶買珠
并買其價也故首外篇焉其為體也主考稽其為文也
主叙述與史家職官志同方為杜鄭馬三通發軔○通
觀之有提有束有揆編有抽并元元本本一氣呵成烏

得以條列之例例之

王逸後漢文苑傳逸字叔師順帝時為侍中著楚辭章
句行於世賦誄雜文凡二十一篇按逸列名史事

未詳

阮籍晉書本傳籍字嗣宗父瑀魏丞相掾籍嗜酒能嘯
常聞步兵厨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
為步兵校尉又王沈傳沈與阮籍共撰魏書
魏帝有言魏志文紀注魏春秋曰帝升壇禮畢
顧謂羣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

史通通釋卷十一

十一

史通通釋卷十一

孫元揆庫三校字

